

四明霜叶

红胜火

□严明文 文摄



红得耀眼的鸡爪槭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唐朝诗人杜牧在深秋时节，顺着蜿蜒曲折、倾斜延伸的山路而行，满目枫林红叶。山上云雾缥缈，几户人家隐隐约约，夕晖晚照，枫叶如火，层林尽染，诗人发出由衷的感叹：霜叶红于二月花！

如此深得古诗人赞美的经霜红叶究竟是什么树的叶呢？最近我从报纸上才得知，经植物专家验证，原来那树叶是枫香树的叶。这让我长见识了，山里最普通常见的树，被古诗人写进了诗里，好幸运的枫香树。

枫香树对于山里人来说，可谓是司空见惯。夏天枝繁叶茂，绿荫蔽日；秋天满树红艳艳的，夺人眼球；冬天树叶落尽，只剩光秃秃的枝丫。只光顾着农事和生计，山里人哪有闲情逸致去关注它的叶绿叶红，四季变化，只知道这树是很好的木材、很好的木柴。

枫香树因其强大的生命力，树形高大，在山坡或沟谷中随处可见。

一年冬天，去栖霞坑走古道，将到四明山唐田村，看见古道边有一棵600多年的枫香树，让我刮目相看，树干粗壮，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，树皮粗糙已经变成黑色了。此时，树叶落尽，仰望着参天大树，苍老遒劲的枝干、弯曲舒展的枝条，像许多飞龙

般张牙舞爪在蓝天下飞腾。如果遇上深秋时节看到的定是另一番夺目耀眼的情景。

还有，在溪口文昌阁西面的一棵枫香树，它犹如一位“历史老人”，见证了自清朝中晚期以来200多年的历史，可谓是在历史的风云和战火中熬过来的，经历过日军的轰炸依然屹立不倒，而且越发茁壮，虬枝横生、枝叶繁茂。到了深秋，美成了一幅画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在茅镬古树群，枫香的猩红、银杏的金黄、金钱松的橘红、香榧树的翠绿交杂在一起，站在对山俯瞰，整片树林成了五彩的童话世界，像是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泼洒在上面了。一棵千年金钱松王，矗立在翠竹丛中，更加醒目，是无数摄影爱好者的对镜焦点。在无人机镜头下更是看到了最佳的视觉效果，美得让人心醉。

从溪口到四明山到大岚浒溪线两旁，山民们成片成片种植的枫树，由于滞销，任其自然生长，成了最好的植树造林。深秋变色的枫叶更是惊艳了无数城里人，红枫的火红、赤枫的金黄、鸡爪槭的血红、日本红枫的殷红，把四明大地装扮成了七彩纷呈的世界。是山民们的辛勤付出，开垦种植，才有了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美的景色，无形之中他们成了大山美景的创造者。

四明大山上的美景，看不够、写不完，人工种植的枫树和自然生长的水杉、池杉、乌桕、栎树等许多树，在落叶之前失去水分，都会变色，那时四明大地成了色彩纷呈的世界。

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这是诗人刘禹锡在歌咏秋色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是苏轼的感慨：一年中最好的光景，是橙子金黄、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每逢秋天，人们都会感到悲凉寂寥，而诗人却认为秋天要胜过春天。

古人爱赏秋踏秋，现代人更是热情不减。双休日，自驾游汽车首尾相连如游龙盘旋在山道上，许多景点人满为患，一车难停；徒步驴友成群结队，穿着红着绿，背着包，拄着杖，翻山越岭，跨涧越溪，谈笑风生，不知不觉便融入大自然中去了，最终他们也成了山中的一道美丽风景线。



黄得炫目的赤枫

帮父亲订报

□杨应和 文

父亲住在乡下，他退休前是一名语文教师。退休后的他，生活很是简单，除了拉二胡就是看报纸。之前，他总爱去市里图书馆里看报，随着岁数越来越大，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，加上乡下到市区的公交车间隔时间又长，来来回回很不方便，于是，我根据他的爱好，帮他订了几份报纸，让他在家就能随时随地轻松地读到报纸。

当邮递员把一叠报纸送到父亲手中时，父亲的眉角间，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们做子女的除了关注长辈的物质生活外，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同样重要。父亲开心，我自然也很开心。能让父亲由衷地开心，为他多订几份报纸也值得，这也算是子女对长辈的一份孝心礼物吧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年坚持为父亲订几份报纸。

父亲读报非常认真，他会仔细阅读每一篇文章，并根据内容分门别类地做好剪报。每当他向我展示这些剪报时，我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满足和自豪。父亲认为，长时间盯着手机看会伤害眼睛，他更喜欢手握一份报纸的感觉。

有一段时间，工作的烦恼、人际之间的困惑，让我一度情绪不佳。父亲看出我的心情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人呀，要活出自我，活出境。”父亲边说边从书架上拿出几本报纸副刊的剪报给我，“有空不妨读读，也许读完这几本，你那颗浮躁的心啊，就会平静下来了。”

我闲来无事，就随手翻阅，“读书不觉已春深”。阅读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我竟然也有了表达的欲望。先是深思熟虑地打腹稿，精心构思，落笔时再斟酌几番，多次修改，直至自己满意后，再尝试着向报纸投稿。

有一次，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，满脸疑惑地问我：“这里有一篇文章，作者跟你同名同姓，是你写的吗？”我笑而不语。父亲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要真是你的话，我就特别开心喽。”为了让父亲一直这么开心，我工作之余就泡在图书馆看书写作。

一日，一家报纸刊发了我的文章，后面还附上了作者地址，父亲这才确定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你现在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了，还爱上了写作，不会虚度人生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我为父亲订报的初衷，是让报纸给父亲以精神滋养，无意中却成全了我的文学梦想。从当初单向地表达“孝”意，到如今变成双向的“滋养”，世间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此。

每看到父亲因读书阅报而精神焕发、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的样子，我就感到无比欣慰与满足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村里的老年人也常常到父亲那里借报纸看。这些报纸成了父亲和其他老年人共同的精神家园，这也算得上是村里最温暖的风景区。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／徐杰 审读／邱立波
2025年11月16日 星期日